



良缘错

LIANGYUAN
CUO

之

芙蓉军师

墨锦◎著

穿越时空

天赐良缘

与君携手

永不相负

良缘错

LANGYUAN
CUO

之

芙蓉军师

墨锦◎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缘错之芙蓉军师 / 墨锦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96-0899-7

I. ①良…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2810号

良缘错之芙蓉军师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作 者 / 墨 锦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约编辑 / 庆 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80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899-7
定 价: 32.80元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魂移异世初遇险	006
第二章 镜湖扬箭展雏羽	028
第三章 遇变故狭路相逢	048
第四章 俏芙蓉军中初展威	063
第五章 立军令突击特训	079
第六章 夜训练众志成城	096
第七章 救人质又起风波	116



第八章	世间安得双全法	139
第九章	不负如来不负卿	168
第十章	大获全胜凯旋归	192
第十一章	朔风凛凛终不离	216
第十二章	波谲云诡身世谜	238
第十三章	身陷囹圄智探案	267
第十四章	万世此心与君同	292
结局		314



引子

距离 980，风向东北，风力 3 级，建议纠偏 0.3 度。

管彤在心中换算着，随之调整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她已经在这里潜伏了三个小时，云南边境雨林的热带雨林气候，闷热且潮湿，像一团凝结了的水块包裹着她的身体，她记不清身上的迷彩服有没有干过，也无暇顾及身下有多少爬虫蠕动着，对于狙击手而言，枯燥无味的蹲守只是家常便饭，任何情况下，她都必须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以及绝对的隐蔽。

为了避免被敌方可能携带的嗅觉灵敏的犬类发现，她身上甚至连驱虫药都不能喷。

内置耳机里传来小五有节奏的叩击声。这意味着组员已各就各位，目标出现。

这是他们组无数次任务中的一次，任务代号“848”，没有名字，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简报上说，当地武装分子劫持了一对公务出境的年轻夫妻，其身份敏感，是某军事研究所成员，携带有机密材料。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其解救出来，同时带回材料。

细碎的脚步声，以及划开阔叶植物的窸窣声传来，一队当地打扮的武装分子依照预计，渐渐进入视线中。他们的袖口都扎得很紧，显然熟悉雨林，走得很警惕，队伍将人质夹在中间，并不时地观察着四周，聆听动静，看上去并不像是普通的武装贩毒分子。

进入射程范围，周围的景物似乎都凝固了。

突然，一只马蜂飞到管彤耳旁，管彤不为所动，精神仍旧集中在瞄准镜中。

三秒后，砰！

血雾从目标的头顶迸开，子弹继续前进，钻进目标2的胸口。

惨叫与哀号中，武装分子立即反应，随着枪声四散开，寻找掩护。

砰！砰！砰！

连续的枪声再次响起，瞄准镜上的目标依次倒地，血腥味四处弥漫，寂静的雨林突然之间变成了杀戮的海洋。

管彤的手却仍旧很稳，甚至连表情也没有什么改变。她作为全组唯一、也是整个部队极少数的女性狙击手，毫不犹豫、呈绝对性地从高空压制着敌人，配合着队员的每一步行动。

武装分子反应迅速，在突袭打响之后，立即依靠着掩体，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管彤从瞄准镜中看到，在第一时间内，需要被解救的女人质已经被拉到后方。她并不是首要目标，男人质却被武装分子头目挟持，充当活体掩护。

武装分子头目十分狡猾，熟悉己方作战风格，身体几乎全缩在男性人质身后，令管彤无法保证能一枪击毙对方，此时战斗进入胶着状态。突然，男人质被流弹击中腿部，女人质顿时像疯了般想往前冲，小五险些没抓住她。

“打晕她。”管彤沉声下令。

小五听令，反手击中她颈侧，然后将人扛到后方。

从十字线的世界中，管彤的枪口一直追着武装分子头目，却没有十足把握。

“小六？”管彤询问副射，小六在耳机中回答道，“我的方位找不到狙击点，人质将敌首全掩住了。”

管彤紧盯着对方，枪声与当地土话的喊声交杂在一起，仿佛隔着玻璃一般，男人质的鲜血已经浸湿了裤子，如果再拖下去，后果可以预见。

简报上最后还有一段话：“因其身份与携带材料的特殊性，紧急关头可酌情

处理。”为了避免机密材料泄露，“酌情处理”——管彤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眼看着武装分子头目小心翼翼拖着他，开始往后撤退时，管彤瞄准了他的眉间，但是虎口又松了松。武装分子头目与人质，在瞄准镜里互相交替着出现。

这道选择题要如何做？

一只银胸丝冠鸟被枪声惊吓，骤然飞了出来，武装分子头目受到惊吓，举手便是一枪。就趁这片刻暴露之际，管彤当机立断，子弹穿过武装分子头目的眉心。

“住手！我们投降，投降！”

余下的武装分子用中文、英文分别喊着。失去了首领的战斗结束得很快，队员们迅速打扫战场、关押俘虏、为那对饱受惊吓的夫妻做紧急处理，管彤仍旧保持着警惕，直至队员仔细打扫完战场，示意行动成功为止。

整个行动干净利落，全程不到二十五分钟。

管彤这才同队员汇合，队里性子最活泼的小五已经溜过来，朝她嘻嘻哈哈道：“队长，刚刚确定把材料拿回来了，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余下的工作会有其他的人来接手，包括对于伤员的进一步治疗与接送。

管彤点点头，她刚一转身，眼角骤然扫到一道亮光，出于职业的警惕性，管彤确定没有危险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那东西拎出来。

“这是什么？”小五也奇怪，这打哪儿蹦出来的，“是那伙武装分子的？”

“他们看起来有那么富裕吗？”管彤不置可否地哼了声，将东西拿在手里仔细看起来。

这是一枚同战场完全不搭的纹章，通体呈金黄色，仿佛是纯金的，背面刻了个古篆书，看不明白是什么字，正面是一朵绽开的金色莲花，雕琢得精细异常，甚至连每丝花瓣的脉络都清晰可见。

这批歹徒无恶不作，兴许是在哪儿盗了墓，或者是黑吃黑了。但这同此次

任务无关，管彤正准备把纹章丢给小五收好，突然间，纹章上每一瓣含苞待放的莲花，骤然盛开，金色的光芒如丝般飞速滑开，交织飞舞，整个林子都像被这层金光笼住。

“咦？”管彤禁不住吃了一惊，定定神再看，纹章仍旧静静地躺在手中，周围一切都没有丝毫变化。

小五不解道：“队长，怎么了？”

“……没什么。”管彤摇摇头。她确定她刚刚没有做梦，作为时刻需要保持冷静的狙击手，她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可若说不是幻觉，刚刚所看到的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管彤微微皱眉，转念将纹章放进胸口的口袋中，先回营地再说。

“撤！”管彤指示道。

小五还像个孩子，得了令，立即咧开嘴笑眯眯地应了声。就在这时，一种潜在的对于危险的直觉扑面而来，管彤下意识扑住小五。

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

管彤只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她眼睁睁地看到，无数次从瞄准镜中看到的情景在她胸口前出现，血雾从胸口迸开。

7.62 毫米的弹头。

清理完的路线中，竟然有敌方狙击手潜伏？

这条狙击路线，还有谁会知道？

耳旁，队友呼喊靠近的声音似乎十分近，又十分遥远。管彤重重地摔倒在地，鲜血从胸口喷涌而出。

这帮傻瓜，她已经没救了，情况突变时，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护住任务目标撤退，还跑来救她做什么！平时还没有训练到位，回营再罚跑五十公里……她很想笑，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她竟然还在想着这些，看来她是一名军人，

永远，直至死亡也仍旧是……

管彤没有看到，当她闭上双眼的一瞬间，鲜血像疯了一样被极速吸入到纹章中，随着莲花的刻痕而流动，当血色纹路布满那枚纹章时，光芒再一次从纹章中迸出，比之前更加猛烈，更加炫目，如同世间最绚烂圣洁的莲花……

第一章



魂移异世初遇险

天还没亮，叶芙蓉便早早起了。她先简单地梳洗了一番，寻了件葱绿的褂子套上，重新戴好脖子上的玉佩，再对着满头乌发发呆，这一头长及脚踝的黑丝，滑似锦缎，怎么绾都不得劲。叶芙蓉想着，以她现在的手艺，环髻是甬想了，索性编个麻花辫了事。就这样简单的发式，梳来梳去，还歪歪扭扭不齐整。

正在她和头发较着劲时，老太太房里面的沉犀进来了，顺手接过她手里的梳子，边叹气，边给她理好头发，“身子可好些了？头还晕着吗？”

叶芙蓉笑笑，“早好了，就是有时候还迷糊，不大认得人。”

沉犀的手一顿，她素来与叶芙蓉交好，瞄着她笑咪咪的模样，只当她是在强颜欢笑，“那，那就好……”那神色，眼看着她反倒要哭了。

叶芙蓉见状，赶忙岔开话题，“沉犀，是老太太叫你来找我的吧？”

不说还好，一说，沉犀愈发抽泣，泪眼蒙眬地望过来，劝她道：“可不是老太太要我来的吗。芙蓉，听姐姐劝你一句，你知道老太太的性子……你，你这又是何苦……”她掏出帕子按了按眼角，“我们做丫头，天生就是这个命，纵是再争，能争得过去吗……”

叶芙蓉背上的汗毛都炸开了，她上半辈子对付的全都是糙老爷们，怎么摔打都无所谓，久而久之，害她都被小五他们同化，直来直往大大咧咧惯了，现在看到水样的妹子掉金豆豆，那比自己哭还觉得膈应。

“沉犀，我们还是先走吧，免得老太太等久了，到时候又要找你麻烦。”叶

芙蓉赶紧地提醒沉犀，抓她一块儿出门。

出了门，瞄着叶家这雕梁画栋的屋子，重重叠叠的亭台楼阁，叶芙蓉心里暗暗叹道，这都是些什么麻烦事呢。她想老天爷应该是很厚待她的，一枪穿心也没让她死成，反倒是又重新活了一次。可是，要是真厚待她，怎么会让她穿到这个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元狩朝，成了当朝四品大员叶氏家族的小侍女——叶芙蓉呢。

这丫头到底有没有满十五岁啊？！才160公分的身高，伸出来的小细腿还没她原来胳膊粗，连腰都不足盈握，她这辈子还能再一拳头砸碎三合板吗？更悲剧的是，这一张白里透红，拥有堪称无毛孔肌肤的瓜子脸，嵌着的眼睛那叫个大啊，黑啊！浓丽的睫毛轻轻一颤，便像把小刷子一样，柔柔地在人心中蹭了那么一下，眸色流光潋滟，仿佛看谁都含情脉脉、欲语还羞的模样。

这样的长相，如果是在现代，那些个时尚小嫩模啥的统统得靠边站，可在这里，这长相就是惹祸的根源了。要不是生就了这副好相貌，叶芙蓉就不会被好色的二老爷看中，妄图生米做成熟饭。

正主叶芙蓉应该是在惊吓之中撞到了头，等醒过来的时候，叶芙蓉就成了管彤。幸亏叶芙蓉只是个小姑娘，没啥劲，若是以管彤本来的脚力，那一腿能叫叶家二老爷抱憾终生。但是，也没差太远，管彤生平最恨强奸犯，只一腿绝对不够教训这种人渣，特种兵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叶家二老爷其余的两条腿也全折了。

可是，这下子却闯了大祸。

等叶芙蓉搞明白她是莫名其妙地穿越了，才意识到，在这个女人没人权的时代，大户人家逼奸一两个买来的小侍女，不是什么事儿，可小侍女伤了老爷的身子，那就是以下犯上的大罪。二太太慌慌张张赶来，一通大哭，上下吵吵，差点把事情捅到府外。

这才惊动了叶老太太。叶家在元狩朝也是官宦人家，这种事情传出去，颜面何存？她忙一面令人将叶芙蓉给关在屋里，一面请大夫来看二老爷，忙活到今天，才有时间来料理清楚叶芙蓉的事。

叶芙蓉默默叹气，虽然叶芙蓉的卖身契在叶府，虽然这里出远门需要路引，但若不是她想从叶府找到回去的办法，叶府真的关不住她。

管彤这人，看起来上无老下无小又没有什么牵挂，但对于她来说，她有一起受训，一起接任务，一起出生入死、相互扶持的队友！而且她遇伏击这件事情，肯定有蹊跷，她不放心中那帮混小子们！

曾经是唯物主义者的她，在经历过转生这种事情后，开始相信这世上，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既然她在这里转生，必定是有什么缘由的。她必须要回去！

叶芙蓉打定主意，随着沉犀进了老太太屋里。

叶老太太手挽着串佛珠，坐在正中，右手旁坐着二太太，正拿着手帕按着眼角，一看到叶芙蓉过来，立即恨恨地开口道：“好个没规矩的丫头，见着老太太还不跪下！”

沉犀吓了一跳，忙去拉叶芙蓉，却被她反手推开，沉犀惶惶地看着叶芙蓉，只见她淡淡一笑，气定神闲道：“请二太太原谅芙蓉，芙蓉这连惊带吓，生了场大病，什么都记不清楚了，这儿，应该是老太太屋里吧。”

这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完全不像平日里小兔子似的叶芙蓉啊！二太太迟疑了一下，立即扭头朝叶老太太哭诉：“老太太，您看，好个牙尖嘴利的狐魅子，不但敢勾引二爷，还敢出手伤人，现如今二爷躺在床上，大夫说这要不小心，得落下隐疾，呜呜，老太太，您要给我做主，杖毙了这小贱货！”

叶芙蓉面色一凝，她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这二太太不甩那强奸犯一巴掌，还用这么神奇的思维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杖毙？叶家不过是司政四品，就能这样随意草菅人命了？！

叶老太太此时慢悠悠地说了句：“月桂，够了。”

二太太没想到被老太太截住，脸色都变了，不知所措地望着叶老太。

叶老太太看起来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妇人，说话也和声细语的，转头问叶芙蓉：“芙蓉，身子怎么样了？头可还疼着？”

叶芙蓉挑挑眉，简单答道：“谢老太太关心，芙蓉好多了。”

“那就好。”

叶老太眼皮一掀，慢条斯理地说道：“芙蓉啊，自从你一年前卖进叶家门，老身见着你就觉得欢喜，从没苛待过你，吃穿用度，哪一样叶家给的不比外面好上百倍？老身看得出来，你有这等容貌身段，心大本不为过，可做下来的事情怎么就那么糊涂？想要进门，同我说一声便是，何至于你做起勾引二老爷这样糊涂的事情来。”

她一面理着佛珠，一面为着叶芙蓉忧心的模样，“你那些心思我也能明白，女人这一辈子，可不就是要寻个好人家吗？二爷喜欢你，是你的福分，想必也不会计较你一时错手，这样，老身就遂你这个愿，等二爷身子好些了，你就抬进门添作七房吧。”

叶芙蓉当真是气笑了，叶家是一窝豺狼虎豹，叶老太更是一只老狐狸。比起杖毙这样兴师动众的法子，抬进门的第七房妾氏，还没有叶老太身旁的大丫头来得体面，可不任由着二太太捏圆拍扁吗？这世上，叫人活得生不如死的法子多了去了。

叶老太面上不动，接过婆子的茶漱了漱口，不屑地瞥了眼二太太。这老二家的，果然是个没脑子的货，要不是最近是风口浪尖的时候，她又何必这般委曲求全，否则凭叶芙蓉一介孤苦无依的小奴才，怎么可能赏下这天大的恩惠。

可没想到，叶老太茶杯还未放下，叶芙蓉已是斩钉截铁地回绝道：“老夫人，芙蓉年纪虽小，可也知道何为廉耻。”只听她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老

夫人当初收容芙蓉，对芙蓉有恩，芙蓉从不敢忘，若叶家有事，芙蓉可为叶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芙蓉也知，宁为穷人妻不做富人妾，更何况是对着做下那等禽兽事的二爷，老夫人刚刚所言，恕芙蓉不能从命。”

叶老太立即变了脸色，她本以为凭着叶芙蓉平素懦弱的性子，这原是十拿九稳的事，却没想到被叶芙蓉当众顶了回来。叶老太多少年都没被忤逆过，当即“叭”的一声，将茶盅摔下，屋里的丫环婆子顿时慌张跪下，叶芙蓉却半丝没有动容。

她看起来，仍旧是那副乖巧柔弱的模样，眼睛却如一汪古潭，沉静如水，隐隐透着犀利异常的光芒。被这样的双眸一盯，连叶老太都觉心里头一颤，但又想，不过是个丫头，竟敢这般硬气，便沉下脸道：“你可是想好了？”

“芙蓉心意已决。”

“好，好！本来老身念着情分，不但既往不咎，还给你这天大的好机会，却未曾想你如此不知好歹！身为贱婢却敢勾引二爷，败坏家风，老身若再不严惩，叶家家规何在！”叶老太对着沉犀道，“取家法来！”

家法是一条二指宽三尺长的浸油藤条，编得极紧，换个手劲大的家丁来，她如今的小身板可挨不了几下。若是叶老太不管不顾，真要用家法杖毙她，再栽她个偷盗家财的污名，可真是死无对证了。

沉犀已经吓软了身子，迭声哀求着“老太太，老太太……”，叶芙蓉却是不慌不忙道：“老太太，那天的衣服我可已妥帖收藏，还有二老爷落下的随身玉佩也一并收好了，只要我一出事，自然是有人拿着这些去衙门里面告发！”

叶老太没想到她还留了这手，也端不了泰然自若的架子了，手指着叶芙蓉“你，你……”了半天。眼见着家法要端上来时，忽然听到前院闹哄哄的，大丫环袭香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打着哆嗦对老太太道：“老，老太太，不，不好了……”

老太太正在气头上，叱责道：“这么没规矩！怎么说话的！”

袭香披头散发地哭啼道：“家，家里来了一队禁军，将宅子团团围住，大爷、二爷已经被扣到前厅，其余人现在正往里面进来呢。”

叶老太一听这话，叫了声，“什么？”而后强撑着问袭香道：“可是说了是何缘由没？来的是刑部的人还是大理寺的人？”

“听说是白王亲自过来了。”

叶老太一听“白王”那两个字，眼睛一直，身子就软了下去。二太太是个家里狠的角色，看着老太太一倒，没了主心骨，除了哭竟是什么也不会做，丫头婆子乱成一堆，扶老太太的，劝二太太的，顿时整个屋里乱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上叶芙蓉。

叶芙蓉已经躲到一旁，只听门外传来齐整的脚步声，进来无数铁甲禁军，逐门把守，叶宅上下人等，一步也不能乱走。其中一名身着银色甲冑的青年将军，吩咐道：“叶氏阖府上下俱至前厅接旨！”

叶家大爷叶荣已在庭中跪下，连不能动弹的二爷也一并拖了出来，余下的太太、妾室、丫头婆子都被禁卫赶至前厅跪下，守在当堂的皆是沙场兵士，凶神恶煞，满脸戾气，胆子小的丫头早就眼中含泪，却也不敢哭出声来。

叶芙蓉自然也被一并押了出来，沉犀拉着她哭哭啼啼，“芙蓉，这，这可怎么办才好……”

安慰地拍了拍沉犀，叶芙蓉道：“别慌，我们并非是家生子，纵是叶家再如何，也罪不及我们，你先稳下心来。”她话虽这么说，但心知白王必定是个狠角色，竟将叶老太吓成这副模样。虽不知道叶家到底犯了什么事，以叶家这样的大户，到用禁军抄家的地步，事情必不能善了。

“何人胆敢喧哗！”旁边有兵喝止住她们。

叶芙蓉忙将沉犀护住，这时，只听有人唱道：“白王爷到——”禁卫纷纷让开路，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缓缓踱来。他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堂前，叶芙蓉小